



城市八卦

奚榜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城市八卦

奚榜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市八卦/奚榜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7.6

(小文艺·口袋文库)

ISBN 978-7-5321-6256-7

I. ①城… II. ①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09836号

发行人:陈征

出版人:谢锦

责任编辑:方铁

封面设计:钱祯

书 名:城市八卦

作 者:奚榜

出 版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 刷: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60×1000 1/32

印 张:5.875

插 页:3

字 数:74,000

印 次: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256-7/I.4990

定 价:25.00元

告 读 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39-2925888

目
录

入侵

...001...

城市八卦

...069...

入侵

一

素问去接儿子的时候，一位陌生女人向她打了个招呼。招呼从风华小学门前的家长群中冒出，不是大街上八竿子打不着的人。素问隔着几个脑袋，把对方送过来的“您家好”，还回一个礼貌的微笑。从此后，这女人就经常在人堆里，大声对着素问喊，您家好。素问不得不每天还她一个礼貌的微笑。

素问以为她认错了人，笑得有点无可奈何。

素问笑到第七次的时候，陌生女人不甘于隔着几个脑袋打招呼了。她在某一天的傍晚挤过人堆，来到素问身边，劈手抢过她的挎包，一把就挎在了自己的肩上，大声说，看你瘦成那个样子，包都抵你半个人了，还是我来帮你背吧。

包里有一部磨损很厉害的摩托罗拉 V680 手机；还有一支透明的曼秀雷敦润唇膏；钱包里的钞票，素问永远不清楚具体数字。估计在千元之内，超不过她十天的工资；占最大体积的，刚刚在办公室打印好的一沓稿子，是素问花了半年功夫做的论文——《被指认的卡夫卡》，准备投国家级的学术刊物。

素问条件反射一样，拼了老命，企图把挎包重新抢回来。女人便有点不高兴了，她嗔怪素问说，你太客气了。我身体好得很，不要说帮你背到放学只有十来分钟了，就是背一天，也不会让我喘口气。

声音像夜半大笑的鸢。

素问和周围的几个人，暗暗闪开了一个小圈子。陌生女人在这个小圈子的中间，再次成功地，从素问手上抢过了她的麂皮挎包，挎在了自己肩上，冠军似的笑着，您家太客气了呀。

素问讪讪看着自己的包，不得不收回双臂，抬起头，焦灼地看了眼校门上面的大钟。

陌生女人的面色在提前亮起的青色路灯下面，朦胧透出大面积的红润。不晓得是胭脂，高原红，或者高血压，甚至只是两块肝斑。素问问她，你认识我？

女人就说，早认识你了。过去，我们的孩子上同一家幼儿园，现在，又上同一所小学。素问便松了口气，说，原来孩子们早认识了。女人却说，哪里认识。幼儿园不在一个班，上小学还是不在一个班。两人一对孩子们幼儿园和小学上的班级，果然素无交关。

素问就奇怪了，那你怎么认识我？

女人就“呵呵”笑了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其实，我注意你已经很久了。你每天等在幼儿园门口，谁都不看，哪个也不打招呼，傲慢得

很。女人压低了嗓门，补充道，我跟别的家长，在背后议论你好几年了。素问听了，不由得“扑哧”笑了，说，不至于吧。话音刚落，却见女人顾自从裤兜里掏出一部手机，哇里哇啦，大声武气地打了个电话。

玉兰，玉兰，是我呀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跟那个花姑娘接上头了。哪个花姑娘，你搞忘记了，就是在幼儿园门口谁都不理，穿得花花绿绿那个。哦哟，想起来了，我现在跟她成好得不得了的朋友了，我肩头上还帮她背着包呢……

女人只顾说着话，声音惊动了学校门口的所有家长，大家都别过头，好奇地看着她电话里介绍的那个“花姑娘”，汉江大学的副教授素问被臊得满面通红。

最近些年，素问迷恋上了布波的着装风格，那些花了大力气搜集来的古摩洛哥风格的袍子，帕米尔披肩，埃及手镯什么的，竟然把自己搞成了个“花姑娘”，这是她没想到的。

虽然尴尬，虽然意外，看到自己开口说了

几句话，就把陌生女人激动得眸子发光，像见到刘嘉玲张曼玉似的，素问又有些感动。在汉江大学，同事们招呼她的声气都非常亲切，完全比照了雷锋日记里那种“春天般的温暖”，同事们的眼睛里面，却没有一星半点闪光。从来没有。

素问当天一激动，就满足那女人的要求，把自己的手机号码，输在了对方的手机上面。

在此以前，素问的号码只有系里的领导、她的前夫以及儿子的老师才知道，这全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泄露手机号码最必须的渠道，简直就跟责任一样。

素问从前那个记录过若干号码、同时也被若干号码记录下来的手机，有一天被她丢进了一个宇宙黑洞一样的窰井。素问是在一种很膨胀的情绪下丢进去的。那是一部经典的诺基亚3210手机，灰黑冰凉的小板砖，活活被素问摸出了一种肉感。跟摸儿子的小脚丫子一样。尤其是它惊炸鼓响、三不知把同事们吓得扯筋的、所谓的“蓝领铃声”，却曾经在素问这里，

跟一切风，一切月，一切花，一切草，一切跟喝酒吃肉，炒菜放盐不打搅的事情有关。

前手机几乎是某段人生的形象代言，素问到底还是把它扔进了窰井，与臭水污泥、老鼠子子为伴。素问却感觉自己把自己，也丢进了窰井。

有段时间，女教师常常在起床的时候，闻到自己的身上，隐隐有窰井的味道。她一天洗两次澡，还是躲不过这个味道。她气得在电脑面前工作的时候，狠狠用智能输入法敲着“窰井”两个字，要扇它耳光似的，电脑却很不合作，次次跳出来的，都是醒目的“阴茎”。

二

陌生女人的电话，在晚上八点打来。素问的儿子已经在卧室里扯开了小小的鼾声。都是一年级孩子的妈妈，对方好像心知肚明，晚上八点到睡觉前，是素问最闲暇、最空虚的时间。

电话里一声长长的“哎”打头，没有姓，

没有名，好像她晓得素问的姓名，是上辈子就开始的事情，根本不需要问。

哎，你在干什么？

没，没干什么。

你儿子睡了？

是的，你儿子也睡了吧？

你在等老公回家吧？

素问没有做声。女人就说，哎哟，是要开始工作了吧？

我晚上不工作。

我指的，是床上的工作。

素问一听，马上在电话这头红了脸，说，我……我晚上……是一个人。

女人就惊叫，哎哟，哎哟，好羡慕你哟。我那个鬼人等会就要回来了，我那个鬼人……呵呵……真是不好意思跟你讲呢，我那个鬼人，那个事情，汪着搞。

“汪着搞”是本地的土话，有点“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”或者“饿狗抢屎”之类的意思。素问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刚刚认

识的人，这样坦白地向她透露自己的房帷秘事。素问的心，就吓得跳出了水泵的频率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

女教师小声企求说，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就挂电话了？没想到，哈哈笑着的女人，却陡然在电话那头，抽泣了起来。素问连忙问她怎么啦，女人止了好半天眼泪，才告诉素问，她其实是特意来向她求助的。女人说，我观察你好几年了，我晓得，像你这样穿得疯疯癫癫的，都是学过心理学的文化人。女人要素问运用心理学知识，帮她解决一些问题，就像那些午夜电台一样。

素问问，什么问题？

女人就说，那方面的问题。

素问问哪方面的问题。女人就说，不是刚才提到了吗？

素问恍然大悟。她本想拒绝，却奇怪地，咽了咽口水，终于没有说出口。

这只是个小小的试探。素问的默认成了女

人的通行证。后来，女人就放心地，在每晚八点准时打来电话，开始战战兢兢，然后大张旗鼓，最后，甚至得意洋洋地，有计划，有步骤地，向素问提了若干性的问题。这其中包括她那个汪着搞的鬼人的阴茎勃起后将近N寸，是不是超过了普通男人；也包括她那个鬼人最多的一个晚上，连续要了N次，是不是不正常；还包括她那个鬼人在吃饭，洗澡，甚至访友，郊游的时候，也想要这个事情，是不是过分；甚至包括她那个鬼人，搜集了满满一柜子的色情碟子，天天晚上播放研究，涉不涉嫌违法的问题。等等。等等。

电话那头略显慵懒暧昧的声音，向素问敞开了一个陌生的世界。那个世界里，有个浑身长满了阴茎的男人和一个只长了一个阴道的女人。那个世界里的一切，对着素问无遮无拦，纤毫毕现地开放。

汉江大学中文系的女教授永远也想不通，自己为什么在听到这些荒诞的、令人呼吸不得不改变的、甚至有极大的下流倾向的问题时，

没有果断地放下电话，反而尽量压抑下了自己的心跳，以一个专家的、低沉的、关心的口吻，向电话那头的那个她，一一仔细地、很有逻辑性地，回答了那些问题，并且像电视里那些情色话题的主持人一样，韬光养晦，努力显得不把性问题当作问题的样子，两颊的肌肉，却在人眼不能分辨的领域，轻微地颤抖。

再在校门口见面，素问有点不敢看女人的眼睛。这全在于她们在电话里头，探幽入微地，过多地讨论了性事的缘故。尽管女人高举着无知者和受害者的旗号，素问也顺手牵羊地，像大多数知性女那样，把金西、海特等外国老头老太婆拉出来，做自己的挡箭牌：说了什么，都不是她说的，是那些死去或者活着的外国人说的。

素问好像两个人讨论的是她自己的隐私，有点在那女人面前脱光了衣服的感觉。虽然从道理上晓得，自己是在学雷锋，名正言顺帮人解决问题，却也像小时候第一次被母亲带进公共澡堂那样不适应。母亲三把两把剥光了素问

的衣服，还打了她捂着私处的手，硬要说她不满七岁就装模作样，什么没学会，就学会了矫情。母亲说，把你西瓜一样切开摊在这里，也没有人愿意看你。你黄瓜还没起蒂蒂呢。女人跟素问因肺癌过世的母亲一样，理直气壮，倒好像真的是她，而不是素问，晓得了对方无数的房帏秘事。

女人挤过来，再次抢过素问的麂皮挎包，挎在了自己的肩上，对素问说，其实，昨天晚上我还有个事情没搞清楚……素问看了看周围密密匝匝的人头，连忙小声打断她说，晚上再说，晚上再说，好吗？

素问说完，恨不得要抽自己的嘴巴。她又邀请她了。她邀请她晚上继续咨询她。她纵容了对方，也纵容了自己。素问暗暗叹了口气。女人却对她眨了眨眼睛，并且伸出手，在暗中握了她一握。完全是茫茫人海里，有缘签订了一份大宗合同的两个人。

麻麻黑黑的天色中，对方梳着马尾巴，穿着牛仔裤和夹克衫。素问自己则一头乌黑的直

发，不依不饶地，一直披到腰际。大家都是尽量靠近少女的打扮，也寻找不到鱼尾纹和火鸡脖子，但两个人塌陷下去的太阳穴和高耸的颧骨，却硬要把年龄这个东西，暴露无疑。

素问再次叹了口气，瞥了眼别人肩头上，自己的包包。

三

很多年前，有个男人也曾经很深入地跟她探讨过性的问题。

那是素问刚刚生下儿子那会，激素让她像生命鼎盛期的浆果一样，看似平淡，个中之人却晓得，用指甲随便掐她任何地方，立马就会汁液四溅。

这个任何地方，包括她的肉身，也包括她的精神。

素问像乘上了一辆特快列车，尽情地追赶这个城市，这个文化圈任何挤得进的聚会。她每次精疲力竭地在半夜推门回来，总对打着瞌

睡、抱着嗷嗷待哺儿子的老公说，这座城市，没有一个像样的男人和女人。

老公便说，那你就不要出去聚会了嘛。

素问扔了高跟鞋说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
做老公的哼了哼，把儿子塞到素问胸前，说该喂喂了，转身就走开了。

不出他的推测，做妻子的第二天，还是照样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
素问在那些人声鼎沸的饭桌旁，KTV的包厢里，山山水水的宾馆中，早已历练得尽数掌握女人优雅内敛的若干套路，目光熠熠地在人堆里维持铁一样的沉默。有人没人注意，都仿佛头顶上警醒着镁光灯。一切都仿佛是默片，但她不断摇晃的夸张的异族风格的耳环，暗中起伏不均的胸脯，极力用来掩盖理性的清纯目光，偶尔用肉中带骨的口气提起的自留地——关于卡夫卡的研究，却把她喧闹的猎手心迹，不小心暴露无疑。尽管她写了篇使用大量词语的美文，在本地的报纸副刊上说，《我只是等待真爱的狐狸》。